



劉炫親杜持平

上



嘉慶丁丑新編

劉炫規杜持平

桂隱書屋藏板

劉炫規杜持平敘



左傳自杜氏集劉子駿賈景伯許惠卿穎子嚴之註題目經傳集解發明甚多古今稱之然棄經從傳先儒集羣矢焉故自杜而後南朝則崔靈恩著左氏條議以難杜北朝則張沖著春秋義略異于杜氏者七十餘事衛冀隆精服氏學難杜六十三事至劉光伯隋世大儒隋志記其撰左傳述義四十卷孔沖遠作正義據以為本見於自敘今亦無從別識獨其規過唐志作三卷者孔氏一一標出而概以為非母亦袒杜之過與余幼承庭訓授讀是經蓄疑者久矣壬戌之秋將乞假旋里謁河間紀文達公于邸第公意若重有所託者瑛敬進而請之慨然曰當日編纂四庫

支

嘗欲作規杜持平一書以釋兩家之紛今老矣有志未逮
惟汝同志其爲我成之瑛謹誌之不敢忘其時方殫力於
說文爲羣經正字之學猝猝未暇及迨脫稿而余年已
七十有四矣精力日益衰幾何不負師命也幸天假餘年
猶可力疾從事經始於甲戌之冬閱十有五月而書成顧
以炳燭之明又苦索居之久其去于負師命者又幾何也
噫是非誰折提命如新安得起九京而執經問難也夫嘉
慶乙亥嘉平邵璞書于桂隱書屋

劉炫規杜持平目錄

隱公

讀書記

家藏

元年春王正月

冬宋人取長葛

戎伐凡伯於楚邱以歸

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及大逵弗及

桓公

及其大夫孔父

以郃大鼎賂公

大路越席

藻率鞞鞞

三年春正月

嘉粟旨酒

宋人執鄭祭仲

許叔入於許

冬城向

莊公

以蔡侯獻舞歸

齊人執鄭詹

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

閔公

辛廖占之曰吉

是服也狂夫阻之

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僖公

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

卜徒父筮之

涉河侯車敗

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服者懷德貳者懷刑此一役也

公子季友卒

夏滅項

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邾人執鄆子用之

用鄆子於次睢之社

宋公茲父卒

公賦六月

昔趙衰以壺殮從徑餒而弗食

室如縣罄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先軫日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

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鄭伯捷卒

晉人敗狄於箕

文公

作僖公主

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反過甯甯羸從之

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

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於厥貉

邾子蘧蔭卒

惠叔猶毀以爲請

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

鹿死不擇音

宣公

皆取賂而還

鄭伯蘭卒

以盈其貫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衛侯鄭卒

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

先穀佐之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

其三日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日綏萬邦屢豐年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

於是有庭實旅百

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貌章嘉淑而有加貨

山藪藏疾

成公

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惟命是聽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用蜃炭

何臣之爲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立武宮

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

邾子貜且卒

士燮卒

襄公

金秦肆夏之三不拜三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

使西鉏吾庀府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公至自會

吳子乘卒

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

邾子貜卒

曹伯負芻卒於師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齊侯環卒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書曰聖有暮勳明徵定保

夏邾邕我來奔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

在周爲唐杜氏

男女以班

晉侯許之

同盟於重邱齊成故也

先入邑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伯有賦鶉之賁賁

且觀優至於魚里

衛侯衎卒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盛德之所同也

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

昭公

取鄆

吾代二子愍矣

十一月己酉

滕子原卒

西陸朝覲而出之

叔禽叔椒子羽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因其十家九縣

余又將殺段也

陳侯溺卒

逐楚而建陳也

宋公成卒

朝有著定

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

公子懋遂如晉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

僕析父從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
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

猶義也夫

受賑歸賑

許不專於楚

及師至則投諸外

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

七音

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

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

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鬻君臣之辭也

同德度義

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齊侯圍鄆

冬十月天王入於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萬民弗忍居王於彘

矯誣先王

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木正曰句芒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

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

定公

而田於大陸焚焉

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公及諸侯盟於臯鼫

社稷不動

大雩

公會晉師於瓦

秋齊侯衛侯次於五氏

得用焉曰獲

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

齊侯衛侯次於垂葭實耶氏

哀公

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

虞人伐晉取棘蒲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

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 國人懼

景伯負載造於萊門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
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

逢澤有介麋焉

孔某卒

衡流而方羊裔焉

武伯曰然則彘也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劉炫規杜持平目錄終

劉炫規杜持平卷一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元年

注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

疏劉炫為規過云元正維取始長之義不為體元居正

規釋杜云欲其體元以居正謂人君體是元長以居正

位不欲在下陵奪處位不終是劉妄解杜意不為體其

元善居於正道以規杜氏

按漢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

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示大始而

欲正本也又曰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

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主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
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杜云：人君卽
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意政本此義亦正大。而劉光伯以
爲元正，維取始長之義。又曰：人君體是元長以居正位，
不欲在下陵奪處位不終，似春秋此筆專爲隱桓而設
福矣。且人君卽位稱元年，孔子未修春秋前自是古法
如此。故君之始年謂之元年，歲之初月謂之正月，卽如
董氏尚覺有意求奇特。況光伯之專主隱桓耶。

冬宋人取長葛

隱六年

注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

疏杜知長葛不繫鄭，非大都以名通者，以前年云伐鄭

圍長葛，長葛之文繫於鄭故也。劉炫以大都名通，強與杜違。按
杜氏

杜孔義已明瞭，而劉光伯必以大都名通，強與杜違。按
長葛，漢志潁川郡有長社縣，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
其社中樹暴長，更名長社。後漢志潁川郡長社有長葛
城，劉昭注引左傳：隱五年宋伐鄭，圍長葛，縣本名長葛。
地道記曰：社中樹暴長，漢改名。水經注：洧水篇洧水與
龍淵水出長社縣西北，又東逕長社縣故城北，鄭之長
葛邑也。春秋隱公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
暴長，故曰長社。魏潁川郡治也。余以景明中出宰茲郡，
于土下得一樹根，甚壯大，疑是故社。怪長暴茂者也。又

杜土地名潁川長社北有長葛城合此諸說可謂詳哉
其言之矣而不言及大都名通是光伯之說亦以意逆
之也然即據上諸說其爲大都甚明如此立說亦無不
可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隱七年

注但言以歸非執也

疏劉君引沈子邾子云以歸者皆執以規杜氏

按春秋之文凡以歸者多言執如襄十六年晉人執莒
子邾子以歸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此不言
故曰非執也然春秋有變文之例此凡伯由聘魯還見
執趙子常謂變執言伐乃修春秋之辭范武子謂諱執

言以歸尊尊之正義春秋之微旨其說並通況公羊傳
明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傳有
明文杜必以爲非執泥矣劉引沈子邾子者以定四年
蔡滅沈以沈子嘉歸經書殺之哀七年魯伐邾以邾子
益來傳言囚諸負瑕獻于亳社于執更無所疑也

以泰山之祊易許田隱八年

注許田近許之田

疏杜言近許之田是用公羊爲說公羊傳邑實近許故
以許爲名劉君更無所憑直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
由近許國始名爲許以規杜氏

按許田爲魯朝宿之邑公穀皆同獨左氏言許田與祊

田並言見桓元年傳是許邑之田也故杜云許田近許之田而劉光伯以爲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孔穎達以爲無所憑據而詩闕宮言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毛傳謂常許魯南鄙西鄙是常爲魯南鄙許爲魯西鄙當必有所本劉君所見或與毛同元和郡縣志云魯城在許昌縣南四十里左氏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而祀周公卽此城寰宇記亦同皆依據毛傳爲說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隱八年

注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卽先人之諡稱以爲族

疏爲諡因以爲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

爲之諡因將爲族以諡爲族者衛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諡爲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

按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史記集解引鄭駁五經異義此傳文作以字爲氏杜解補正曰今作諡者傳寫誤也朱子曰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據此泥定以字爲諡因以爲族故有可疑知諡乃傳寫誤字本作氏則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相別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族者屬也氏之別名義本瞭然可不必別生輟輟矣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隱十年

注書取克之易也、疏劉君以取之非易而規杜氏

按左襄十三年傳云凡書取言易也、昭四年傳云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是取者皆易詞、但此經上言伐下言取、杜注云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既用師徒即不得云克之易矣、莊十一年傳云覆而敗之曰取某師、杜注云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為文、公羊昭四年傳云其言取之何滅之也、取之為言滅之、此經云取之、正此義、故劉光伯以取之非易、規杜氏亦此意也、孔仲達必以為非、失其旨矣、

及大達弗及 隱十一年

注達道方九軌也、

疏劉炫規過以達為九道交出國、國皆有達道、

按元凱之說是言塗方九軌曰達、本考工記匠人經塗九軌也、光伯之說是言九達之道曰達、本爾雅釋宮九達謂之達也、但考工經塗九軌無名曰達之文、恐杜意以鄭城內不應有九出之道、記有九軌即以達當之、而不知其說實無當也、達說文本从九从首作𨔵、九部𨔵九達道也、釋名釋道九達曰達、齊魯謂道多曰達、師此形然也、詩兔置施於中達、毛傳亦曰達、九達之道其他漢魏注家無不用爾雅為義、惟杜元凱以道方九軌用

考工易爾雅隱十一年及莊二十八年宣十二年竝同
光伯規之當矣

及其大夫孔父 桓二年

注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閭門外取怨于民身死而
禍及其君

疏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
規過

按以父爲名故杜以爲貶詞且積累其惡以示責然以
父爲名爲貶義固難通書傳從無以父爲名者亦從無
以父甫爲貶詞者且孔氏之先多以字連父故世本有
木金父祁父家語本姓篇云宋襄公熙生弗父何何生

送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
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然則仲尼氏孔正以王
父之字此孔父杜氏謂孔父嘉孔子六世祖是則孔父
名嘉春秋書孔父實非名也穀梁傳謂孔氏父字謚也
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最爲得之而杜以爲貶詞
且積累其惡云內不能治其閭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
禍及其君劉炫規之當矣此事公穀二傳俱得其實惟
杜氏所言未允不可不因劉氏之規而論之

以郟大鼎賂公 桓二年

注郟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
郟城

疏劉君難杜注郟國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部城郟宋
邑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郟城俱是城武縣東南相去不
遠何得所爲郟國所爲宋邑劉以南部北部竝宋邑別
有郟國以規杜氏

按左僖二十年郟子來朝杜注郟姬姓國孔疏二十四
年傳富辰所云郟之初封文王之子聃季之弟以後更
無所聞唯此年一見而已無時君諡號不知誰滅之據
此是造大鼎者卽此郟國也穀梁傳曰郟鼎者郟之所
爲也曰宋取之宋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
郟大鼎也但據杜意郟國爲北部宋邑爲南部近志云
郟有二城北郟城則爲郟國又南二里曰南郟城則爲

宋邑隱十年取郟是也俱在山東兗州府城武縣劉光
伯以南部北部相去不遠並是宋邑別有郟國以規杜
氏然則郟國畢竟在何處耶

大路越席桓二年

注大路玉路

疏劉君以大路爲木路妄規杜氏

按周禮巾車五路玉路爲大故杜以玉路釋大路然總
目曰昭其儉細目曰茅屋曰越席不應大路獨以玉故
服虔云大路木路而劉光伯遵服亦曰大路木路非光
伯妄規乃正其立言有斟酌也正義轉云於玉路而施
越席是方可以示儉又引沈氏云玉路雖文亦以越席

示儉豈非於義不倫立言倒置

漢率鞞鞞 桓二年

注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

疏劉君以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琫而規杜氏

按鞞鞞言刀飾上下多誤惟毛傳瞻彼洛矣不誤而公
劉言之便誤劉光伯以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琫規杜氏
乃援瞻彼洛矣也若并及公劉傳又爽然自失矣孔氏
阿杜謂鞞鞞或上或下俱無正文不可以規杜過此作
疏之體則然不可爲正論劉熙釋名釋兵云刀室口之
飾曰琫琫捧也捧束口也下末之飾曰琕琕卑也在下
之言也分別上下而言其所以然此篤論也

三年春正月 桓三年

注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厯天王所頒也其或廢法違
常失不班厯故不書王

疏引劉炫規過云然天王失不班厯經不書王如昭二
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天王居於狄泉其時未
有王矣時未有王厯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春
秋之厯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于魯魯人雖
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傳稱司厯
過而杜釋例云魯之司厯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
正若厯爲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哀十二年
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厯過也釋例又云季孫

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畚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厯既言厯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厯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

按春秋屬辭曰春秋書王正月九十一王二月二十四王三月十九歲首必書王月明奉王朔也事繫正月書王正月正月無事而事繫二月則書王二月正月二月俱無事而事繫三月則書王三月月爲繫事書也孔氏曰正月周之正也二月殷之正也三月夏之正也故皆書王以別之吳氏曰此侯國之史故於月上加王若王朝之史則月上不必加王也二說皆得之若桓公十八

年中書正月不書王者十書二月不書王者三則夫子所筆削也而杜氏以爲由王室不班厯故劉炫規之如此其實桓公無王自是公穀舊說胡文定曰桓公弑君而立至於今三年諸侯之喪事畢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讐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此夫子筆削之意也

嘉栗旨酒 桓六年

注栗謹敬也

疏劉炫以粟為穗貌而規杜過

按書傳榛栗棗栗義多取敬栗練主用栗亦取敬謹戰
栗此杜所以栗訓謹敬也劉光伯以粟為穗貌考詩生
民實穎實粟鄭箋粟成就也毛傳粟其實栗栗然是粟
為穗貌也孔疏引桓六年左傳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
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為粟是粟為穀熟貌穀熟貌即穗
貌也况嘉粟配旨酒奉酒醴以告固免不得旨酒云云
而嘉粟又所以為酒為醴者於義更為親切仲達必以
為非毋乃阿杜太過

宋人執鄭祭仲

桓十一年

案以嘉粟為粟米之嘉若以與旨酒對文其詞甚順然傳云云
謂其有嘉德而無意也自以有嘉德釋嘉字無意心釋粟字故以謹敬

注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

疏劉君以祭仲是字鄭人嘉之妄規杜氏又云祭仲本
非行人

按以祭仲為行人是杜氏一人之言而傳中不一見有
稱祭仲見隱元年有稱祭足見隱三年有稱祭仲足見
桓五年杜注祭足即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有稱
祭封人仲足見桓十一年杜注封人是守封疆者因以
所守為氏似可無疑而劉以仲為字攷伯仲叔季長幼
之稱以為字似亦有理惟以祭仲以為行人而於傳中
注且曰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攷
傳仲未嘗出使往宋特被誘如宋在宋見執耳被誘如
宋即非因事而行非因事而行更不在使人之例杜強

目以行人直不知何所據也光伯謂祭仲本非行人於傳中又云杜欲成不稱行人之義故以行人言之所規當矣意欲集杜以仲為名是為字亦出臆擬仲字者疑無以為名者疏引蕭敷為比然莊三年傳之蕭叔大心杜注謂為石亦非臆說蓋大心是字是名連慎者杜光伯後知此之義而不知何等皆足祭仲是蕭叔許叔入于許杜注謂是光伯也桓十五年蓋謂公羊以祭仲為行權存國其說亦非是

注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

疏國逆正例據去國而來許叔本非去國故云非國逆例其實許始復國許叔得還上下交歡同心迎逆指其實事有國逆之理故于釋例云許叔有國逆之文但非國逆正例耳劉君不達此旨妄規杜失

按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范甯集解云許國之貴莫過許叔叔之宜立又無與二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其義最為平允杜但以叔本不去國無事國人迎立故曰雖稱入非國逆例然言未允矣光伯規之蓋此意也

冬城向 桓十六年

注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卻而節

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麻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一時不月別。

疏劉炫規過以爲案。周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先儒以爲建戌之中霜始降，房星見霜降之後寒風至而心星見，鄭元云辰角見謂九月本天根見，謂九月末天根謂氐星是也。自然火見是建亥之月，又春秋城楚郟是正月而杜引詩云定之方中未正中也。定星豈正

月未正中乎。據此諸文則火見土功必在建亥之月，則建戌之中必無土功之理。而杜以爲建戌之月得城向者非也。

按春秋凡城築俱不月，城凡二十三築凡八俱不月也。雖會城不月，襄二十九年城杞是也。雖城成周不月，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皆以其事不可以月刻之。故此城向亦然。蓋戒事於冬初而成事於春令，既無妨農事又不害公旬。故傳曰書時而諸儒所以嘵嘵者，總緣下文有十一月則此乃十月，於夏正則九月是不時也。而杜尊傳謂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卻而節前水星可在

十一月而正也。而劉光伯備引周語之文，謂火見土功總在建亥之月，建戌之中，必無土功之理。然杜謂此年閏在六月，月卻節前，此語此論，竝非漫然。蓋閏在六月，則建戌之月二十一日，已得建亥節氣。十月節氣在九月之中，土功之事，何爲不可。光伯但知火見土功常理，而不知逢置閏之年，火見亦有遲早。杜已明言推校此年閏在六月，乃執周語以規杜，抑何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以蔡侯獻舞歸 莊十年

注獻舞蔡季文隱七年注，但言以歸，非執也。

疏劉炫云：在陳死則稱滅，以還者則言以歸，以規杜氏。

按春秋書以歸者，其文不一。宣十五年以潞子嬰兒歸，定四年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十四年以頓子牂歸，十五年以胡子豹歸。然潞子許男頓子胡子，上俱系以滅，是宗廟社稷已亡。而君見獲於敵，沈子上系以滅，下更系以殺之，是宗廟社稷已亡，君已見獲而又受戮於敵。若蔡獻舞，則宗廟社稷不亡，君不被囚執，但與將其歸。穀梁傳所謂以歸，猶愈乎執也。光伯規杜，其實杜義與劉同，全無異處，豈當日未檢隱七年杜注耶。抑光伯所見本，此處別有杜注耶。

齊人執鄭詹 莊十七年

注詹爲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

疏劉炫以此註云詣齊見執釋例曰詹本非出使謂二者自相矛盾

按春秋無行人專官其偶有稱行人者如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昭八年楚人執鄭行人干徵師殺之見春秋經乃一時奉使亦稱行人非專官也此鄭詹杜以爲鄭執政大臣或因僖七年傳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之女之故至行人實不見經傳亦杜氏一家之言也若詣齊見執本屬當時實事而釋例又云詹本非出使蓋言詹迫於徵朝而往非奉命行聘出使也光伯規杜之意言詹之往齊如此更不得爲行人仍植十一年以祭仲非行人之義孔仲達以二文雖異而實同駁之

恐非劉意也

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

莊三十二年

注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

疏劉炫規過云公言犖有力焉如杜此說勁捷耳非有力也當謂投車蓋過於稷門

按杜氏說蓋似曲詳傳義蓋自是名物攷工記輪人爲蓋蓋崇十尺固矣劉熙釋名釋車蓋在上覆蓋人也荀子禮論版蓋斯象拂也楊倞注蓋車蓋也投蓋自是投車蓋杜氏謂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曲而無當杜解補正曰正義謂車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不

知投重物易高投輕物而使之高則其人爲有力矣漢書上官桀傳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能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事亦類此
辛廖占之曰吉 閔元年

注辛廖晉大夫

疏劉炫云若在晉國而筮何得云筮仕於晉又辛甲辛有並是周人何故辛廖獨爲晉大夫

按周有辛甲辛有傳有明文一則曰昔平王之東遷也再則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其爲周人無疑而杜唯以辛廖爲晉大夫故光伯規之且以晉國不得有姓辛攷辛史記禹後有辛氏廣韻夏啟封支子于莘莘辛聲

相近遂爲辛氏宜光伯謂晉不得有也然杜解又引昭十五年傳云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注云辛有周人二子適晉爲太史則辛氏雖出於周枝流於晉此杜氏原本於傳之言不得謂其虛擬臆度也
是服也狂夫阻之 閔二年

注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

疏劉以方相氏狂夫所服卒衣朱裳左右同色不得爲偏衣也當服此衣非是意所止也詛乃服之文無所出故杜別爲此解

按光伯此條非規杜也直駁服虔及外傳韋昭說耳服虔以狂士卽方相氏之士服卽方相所蒙元衣朱裳言

君與太子以狂夫所止之服衣之阻止也韋昭以方相氏之士將服是衣必先詛之阻古詛字也光伯謂詛乃服之文無所出據外傳狂夫阻之衣下有其言曰盡敵而反言卽狂夫祭詛之言韋昭注亦同也偏衣外傳謂之偏褻之衣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亦見韋注方相元衣朱裳左右同色自不得爲偏衣也

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閔二年

注驪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疏劉炫云二五嬖賤不得爲二政太子不以曲沃作亂不得爲大都

按光伯所規是也曲沃卽申生所居豈可謂其生亂乎

陸氏桀左傳附注曰古人引言但取大意不必事事符同祇取內寵嬖子二事耳則驪姬奚齊是也胡文定殺世子申生傳亦特舉二事爲言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

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 僖五年

注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疏劉炫規云書雲物亦是公親爲之但上文有公既視朔故下文去公字耳

按上所云至卽此所云至望卽望雲物書卽書雲物而書本或作而書雲物陸元朗以爲非其實義無所非下

文既云書雲物則上而書可省繁複耳上已言公既視朔此總分至啟閉斷無再用公字之文且上公既至而書言其實事下凡至為備故也言其理何為尚要用公字乎杜云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上日南至何嘗不是日官掌其職而公必親視朔何也

卜徒父筮之

僖十五年

注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

疏劉炫云案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亦是雜占則筮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易辭而云不能通三易之占者

杜解補正曰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非也卜徒父秦之卜人兼掌筮者周禮太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是古之筮皆兼掌於卜人也按周禮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疏卜用三龜筮用三易故顧以太卜掌三易之法證古之筮兼掌於卜而僖四年孔疏引崔靈恩以為筮必以三代之法故太卜掌三兆三易儀禮特牲少牢筮皆旅占

涉河侯車敗

僖十五年

注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之車敗也

疏劉炫以為侯者五等總名國君大號以涉河侯車敗為秦伯車敗又云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

侯車有三敗以爲秦伯車三敗也。杜解補正曰：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涉河侯車敗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言也。如石門之盟，鄭伯之車償於濟，春秋時固常有是事。今特泥下文不敗何待之語，謂是晉車敗，不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況下文又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豈亦是車敗乎？○三敗及韓，當依疏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

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服者懷德貳者懷刑。此一役也。僖十五年

注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

疏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杜則假稱君子之意，若納晉君可以更當一役之功，欲深勸秦伯。若但論韓戰於秦未有深利，何肯納也。別爲其說，劉炫以服義規之，雖於理亦通，未爲殊絕。

按一役指現在韓戰，自是確不可易。而杜好爲異解，謂復可當一事之功，宜光伯之以服義規之也。故孔氏亦不能以爲非，顧以爲未能殊絕，以直截了當之文而求殊絕，徒見其阿附矣。

公子季友卒。僖十六年

注稱字者貴之。

疏劉炫以季爲氏而規杜過又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

按杜以季爲字劉以季爲氏凡言氏者世其官也生而賜氏卽生而賜族族者屬也氏之別名春秋五論曰春秋之初公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公子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孫自僖公以後則皆書族且使之世世爲卿矣季友以立僖公之功生而賜族俾世其卿也光伯以季爲氏又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其說皆當惟杜以季爲字失之

夏滅項

僖十七年

注公在會別遣師滅項不言師諱之

疏劉炫云案傳齊人以爲討討其滅國非討用師旣不諱滅何以諱師炫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

按襄十三年傳云用大師焉曰滅此言滅項是用大師也將卑師衆應稱師將卑師少不應稱師劉謂將卑師少稱人不可自言魯人故不稱師理或然也或疑將卑師少豈能滅國不知項雖國名其實不過一邑杜注項國今汝陰項縣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昭十三年吳滅州來皆邑而言滅也是項之言滅可無疑也況經言帥師固非一師傳言師少亦豈不成師將周禮二千五百人之限而猶有所不足乎以將卑師少不能滅國非

通論也

劉炫規杜持平卷一終

劉炫規杜持平卷二

餘姚邵瑛學

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僖十六年

注言石隕鷓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君失問

疏劉炫云石隕鷓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異將來始有吉凶故答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言將來若有吉凶協此石鷓之異耳非始從石鷓而出也襄公不知陰陽錯逆為既往之咎乃謂將來吉凶出石鷓之間是未知陰陽而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

服虔云鷓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為石隕鷓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炫用服義為說也

按杜氏棄人事而空言陰陽劉氏言陰陽而重在人事其義本於服虔而實發源於兩漢羣儒穀梁傳注劉向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鷓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公羊傳注何休曰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鷓者鳥中之耿介也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鷓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又穀梁疏引許慎異義載穀梁說云

隕石於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霸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六鷓退者鄭元云六鷓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以上諸說皆言陰陽而重在人事與劉氏義同也

邾人執鄆子用之 僖十九年

注鄆雖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

疏劉炫規過云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於社

按書微子犧牲用孔傳器實曰用周禮庖人凡用禽

獸疏家每言殺牲謂之用卽此用之之用也傳稱用之於社而經不書於社故杜云赴不及然昭十一年執蔡世子友用之傳言用隱太子於岡山而經不言岡山豈亦赴不及耶則光伯規過謂執蔡世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於社不爲無當也

用鄆子于次睢之社 僖十九年

注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疏劉炫云按昭十年季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彼亳社舊不用人杜何以知此社殺人而用祭乎

按殺人而用祭原屬不經宜光伯之駁之也然用鄆子於次睢之社似非無因司馬子魚之言固屬鑿鑿况後

漢志琅邪國下云臨沂故屬東海有叢亭劉昭注補引博物記曰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卽次睢之社彼用人於亳社傳言始此次睢之社恐東夷舊俗相沿如此故博物記有民謂之食人社之言蓋淫昏之鬼夷狄之俗非禮明義斷之君有所不能禁也

宋公茲父卒 僖二十三年

注三同盟

疏劉炫以宋公不與薄盟而規杜氏

按宋公茲父以僖公九年卽位其年盟於葵邱十五年盟於牡邱唯與魯同此二盟而已而云三者并數二十一年盟於薄也然是盟也其秋實宋公主盟會孟魯不

與焉楚乃執宋公以伐宋至冬十二月公會諸侯盟薄
釋宋公則盟薄之時宋公尚未得與盟安得謂與魯同
盟也光伯以不與薄盟規杜蓋得其實

公賦六月 僖二十三年

注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
能匡王國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
疏劉炫規過去案春秋賦詩有雖舉篇名不取首章之
義者故襄二十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
乃是卒章又昭元年令尹賦大明之首章既特言首章
明知舉篇名者不是首章

按杜注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故曰其全稱詩篇者
多取首章之義然其下文實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
重耳以佐天子實次章之言不可爲首章也且以匡王
國者言出征獯豸以正王國之封畿以佐天子者言出
征以佐其爲天子也則於公子還晉之事以匡王國實
不如以佐天子之爲親切也杜氏舍本文而自引以匡
王國以全其稱詩篇者取首章之義之說實屬牽合無
當

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僖二十五年

注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

疏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饑餒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
規杜氏

按按勘記云經徑古多通用如楚詞招魂經堂入奧王
逸注經一作徑史記高祖本紀夜徑澤中索隱曰舊音
經此傳徑爲徑行上讀爲義經爲經歷下屬爲句上屬
者謂趙衰以壺飧從徑下屬者謂經歷饑餒而弗食皆
言趙衰從晉文之績也然下屬恐非光伯一人經典釋
文曰一讀以壺飧從絕句讀徑爲經連下句不專云劉
讀是經徑通用古固有此兩讀非獨光伯一人也

室如縣磬

僖二十六年

注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
資糧縣盡

疏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椳椽在如縣磬蓋杜以下云

野無青草言在野無青草可食明此在室無資糧可噉
故改如爲而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劉炫曰如磬在縣下
無粟帛炫乃以服義規杜

按磬磬說文異義缶部磬器中空也从缶鼓聲詩云瓶
之磬矣石部磬樂石也从石鼓象縣虞之形是也而古
多通用如禮記樂記石聲磬鄭注磬當爲磬字之誤也
文王世子則磬於甸人孔疏引左傳室如縣磬杜預云
磬盡也皇氏云如縣樂器之磬也又左傳經典釋文云
磬亦作磬盡也國語亦作磬韋昭注云懸磬言魯府藏
空虛如懸磬也按此文之辨不在磬磬之異同而在如
字之作而解與否杜作而解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劉

作本字解故言如罄在縣下無粟帛其實如罄便當作
罄罄祇當作罄盡解說文所謂器中空蓼莪詩瓶之罄
矣是也物僅有極存下三形故云此與罄也此解作資糧去天辭甚矣且即中罄亦字之善也之謂空公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傳二十七年

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
世孫

疏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
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出有一千二百年畧
而言之則百年為一世計父子為十二世何以得近千
二百年乎

按論語子路孔安國注三十年曰世皇疏同說文亦曰

三十年為一世國語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穆韋昭注父
子相繼曰世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唐固亦曰父子相繼
曰世夫父子相繼度亦不過三十年上下之數兩義亦
相通也如此則杜所云十二世孫亦不過三四百年之
數安得有一千二百年乎劉氏泥定百年為一世規杜
且云千二百年未為允當孔氏謂或兄弟伯叔相及皆
為君故年多而世少亦無所證據應錄案國說以世為世下世帝紀九年
九年手并多手一為世也世下世帝紀九年
九年手并多手一為世也世下世帝紀九年
九年手并多手一為世也世下世帝紀九年
先軫日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傳二十七年

注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

疏劉炫云下蒐於被廬先軫始佐下軍此時未為下軍
之佐以規杜氏良其言無效於世

父子世得于言
與此為甚故世
氏似誤會

按先軫於此始見其官職無攷故杜以下文藥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證之若二十八年卻穀卒則先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故傳曰上德也以下軍佐超將中軍也韋昭於其佐下軍則注曰此述初耳在城濮戰前於將中軍則注曰從下軍之佐超將中軍視杜為斟酌先軫亦稱原軫如先穀亦稱原穀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僖二十八年

注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畧也

疏劉炫規過以為晉人告畧

按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光伯以為晉人告畧亦有見

春秋自莊公以前傳所記楚事往往不見於經亦由不告也况此役楚師大敗情尤非所樂告而晉自獻公以來告命已通於魯僖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注釋經必須告乃書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注釋經書在今年則此城濮之役以為晉人來告無疑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乃晉人告畧耳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僖二十八年

注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大旆旗名繫旒曰旆通帛曰旃

疏劉炫規過為以放牛馬於澤遺失大旆左旃不失牛馬

按釋名釋天云風放也氣放散也晉中軍風於澤非必
 牛馬因風而走逸不過言牛馬放散於澤耳因放散牛
 馬遺失左軍所建之旃祁瞞之奸軍令亦不過如此何
 必至盡失牛馬始為罪極重也且爾時晉師方欲進集
 中軍牛馬遽失豈能猝備是杜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
 之說恐非也光伯謂遺失大旃左旃不失牛馬甚當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僖二十九年

注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
 貶亦兼有此闕

疏劉炫以為直責其敵公侯不責其盟王使以規杜氏
 按杜上經注云諸侯大夫違禮盟公侯又此上傳注云

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而於王子虎轉以為違禮下盟列
 國故劉炫規杜謂直責其敵公侯不責其盟王使不知
 此注已云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云兼有者謂諸卿
 祇可當小國之君既上盟天子大夫又上敵公侯也穀
 梁盟洮傳曰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
 况王子虎非盟洮王人下士之微可比乎王子虎亦曰
 王叔文公見文三年傳

鄭伯捷卒 僖三十二年

注文公也三同盟

疏三同盟皆據王臣臨盟劉炫不尋杜意而規其謬

按鄭文於魯莊二十二年即位與魯同盟者屢矣莊二

十七年於幽僖元年於禮五年於首止七年於甯母八年於洮乞盟九年於葵邱十三年於鹹十五年於牡邱十六年於淮二十一年於薄二十八年於踐土又於温與魯十二同盟而杜云三同盟實不可解孔疏強為之說謂據王臣臨盟則八年於洮九年於葵邱二十八年於踐土是然與魯同盟獨於鄭必有王臣臨盟者始合亦不可解此必有誤字宜劉氏之規其謬也

晉人敗狄於箕 僖三十三年

注卻缺稱人者未為卿

疏劉炫云案傳晉侯親兵先軫死敵則將帥非卻缺也而稱人者晉諱而以微人告

據傳箕之役晉侯先軫皆在卻缺尚未為卿而獲白狄子者實卻缺杜注以為卻缺稱人者未為卿似當時為將帥者乃卻缺也以今詳味春秋經傳稱晉人蓋穀梁傳所謂眾辭固不必指卻缺亦不必指先軫與晉侯晉人猶詩載馳許大夫而曰許人耳如曰晉諱而以微人告此役於晉似無所諱四月文公既葬秋月於禮得從戎事狄之強橫迭侵魯衛齊晉敗之有功且獲其君又何恥諱而以微人告是杜注固未善劉規亦未盡得也

作僖公主 文二年

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疏劉炫就所以規杜過未為得也

按周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既期而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公羊注引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藏於廟室中堂所當奉事也范甯穀梁注曰主蓋神之所馮依其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本孝經說皆廟主也至社主周禮謂之田主大司徒云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注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而杜於廟主亦以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言之豈非風馬牛不相及乎劉氏所規未見全文其大致蓋亦如此不可謂無當也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文二年

注新鬼僖公既爲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疏劉炫以爲直據兄弟大小爲義不須云死之長幼以規杜氏

按閔公名啟方莊公庶子僖公名申閔公庶兄閔公以莊三十三年立二年弑僖公以閔二年立三十三年卒是僖公雖長分已爲臣閔公雖小分已爲君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鄭注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賈疏周以后穆廟爲始祖卽從不甯以後爲數不甯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父子君臣其義一也後漢書質帝紀章懷注曰魯閔公立二年薨次僖公僖雖是閔庶

兄然嘗為閔臣位次當在閔下後文公即位乃進僖公神位居閔之上左傳曰躋僖公逆祀也定公八年經書從祀先公從順也順祀謂退僖神位於閔下穀梁曰從祀先公貴復正也

反過甯甯嬴從之 文五年

注嬴逆旅大夫

疏劉炫以甯嬴直是逆旅之主非大夫

按甯晉邑定元年魏獻子卒於甯是也嬴連邑言殊不可解國語晉語云舍於逆旅甯嬴氏韋昭注云嬴其姓似甯嬴是逆旅之主非掌逆旅之大夫故劉炫亦以為客舍主人也而杜以為逆旅大夫者孔穎達曰若是逆

旅之主是卑賤之人猶如重館人告文仲重邱人罵孫蒯止應稱人而已何得名氏見傳杜以傳載名氏故為逆旅大夫其實甯是其邑嬴是其姓不過謂此邑人姓嬴者耳何所見其尊而為逆旅大夫而非客舍主人乎劉氏規之當矣

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文六年

注聞晉侯疾故

疏劉炫以為聘使之法自須造遭喪之禮而行防其未然也非是聞晉侯有疾按儀禮聘禮事畢之後凡意外之變禮有豫備如出聘賓介死賓聘有私喪出聘本國君喪遭所聘國君喪及

夫人世子喪無不有豫備之禮季文子聘晉求遭喪之禮以行魯人以為三思話柄而不知實出禮經非文子備豫不虞不至此為聘使者所當取法也孔穎達謂依聘禮惟以幣物而行無別齎遭喪之禮然篇中既有遭喪名目豈無齎備之禮必謂臨時辦備無此理也故劉光伯謂聘使之法自須造遭喪之禮而行防其未然不必聞晉侯有疾亦緣熟讀聘禮故也

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文七年

而莊容會主人乎

注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也其抄不歸鄭而規

疏劉炫以為歸鄭及歸衛田怪傳文歸衛不歸鄭而規杜氏

按文元年傳衛孔達侵鄭伐縣訾及匡五月晉師圍戚六月取之秋晉侯疆戚田杜注晉取戚田正其疆界至是文七年傳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欲晉還衛田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皆言歸衛不言衛鄭衛孔達侵鄭伐匡揆之文義匡自應屬鄭然杜注卻不明言鄭地而八年注轉有匡本衛邑中屬鄭之文至戚衛邑在頓邱衛縣西則文元年杜注有明文宜劉炫怪傳文歸衛不歸鄭而規杜氏也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竟

文八年

注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地疏劉炫云服虔以為致之於鄭以服言是規杜

按杜解補正傅氏曰自申至於虎牢皆鄭地也不得致之於衛竊以上文言匡戚歸衛田也此言自申至於虎牢歸鄭田也故杜於上年解云為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則專言歸衛此杜氏之闕漏耳按自申至於虎牢鄭地晉取之以封公壻池今乃歸之傳文不言鄭言申虎牢則鄭可知矣故服虔以為致之於鄭劉炫以服言為是規杜洵不誤也

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蔡侯次於厥貉 文十年

注陳鄭及宋麋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為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麋子恥之遂逃而歸二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

疏劉炫以為告文畧故不書陳鄭宋

按是役陳鄭蔡皆從而陳鄭與會不與次蔡與次不與會與會脅從也與次同惡也惟陳鄭為脅從故十四年晉趙盾為新城之盟陳鄭咸在蔡實同惡故蔡獨不與此亦當時之實在隱情而至後顯露者也穀梁子曰同盟於新城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蔡豈能外楚乎惟有聽楚之命而已宋本楚蔡所謀伐宜其不會息也

邾子蘧蔭卒 文十三年

注未同盟而赴以名

疏劉炫以犖盟規之

按春秋於莊二十八年夏四月書邾子瑱卒是蘧蔭於

二十九年卽位僖元年與魯會於榿傳云盟於榿杜注
榿卽榿也地有二名而云未同盟豈會而不盟耶然傳
實云盟於榿謀救鄭也則光伯以榿盟規杜不爲無見
也

惠叔猶毀以爲請文十五年

注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毀過喪禮
疏劉炫云敖去年九月卒至今年夏據月未匝不得稱
期年

按惠叔卽文元年傳周內史叔服相人所稱難也收子
者收子謂收葬公孫敖也猶毀以爲請謂敖卒已向周
猶尚哭以爲請蓋敖卒卽請至今未已也卒之魯人從

其請感子以赦父此易所謂有子考无咎也敖卒於十
四年九月齊人歸其喪於十五年夏是據月未匝不得
稱期年故光伯以未周十二月規杜氏

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文十六年

注蚡冒楚武王父

疏劉炫云按楚世家蚡冒卒弟熊達殺蚡冒子而代立
是爲楚武王則蚡冒是兄不得爲父

按玉篇口部云楚先有熊响是爲蚡冒响所律切楚世
家作响索隱曰近代本卽有字從目者作舜音非也世
家云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
爲楚武王經典釋文曰據楚世家與杜異劉光伯云據

楚世家則蚡冒是兄不得為父如劉陸說杜解非也但熊達楚世家實作熊通則未知世家與劉陸孰為是也鹿死不擇音文十七年

注音所秣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疏劉炫從服說以為音聲謂不擇音聲而出之難杜按杜讀音為蔭即樹蔭之蔭字亦作陰禮記祭義陰為野土鄭注陰讀為依廕之廕詩有杕之杜鄭箋以其特去生陰寡也釋文本亦作蔭是也劉讀為音聲之音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劉從服說以為音聲謂不擇音聲而出之據下文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劉實不如杜說之善

皆取賂而還宣元年

注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

疏劉炫云案傳數晉罪近發宋弒昭公前扈之盟文所不及何當虛指其事言皆取賂炫謂宋及晉平取宋賂為魯討齊取齊賂也

按文十五年諸侯盟扈將伐齊齊人賂晉侯而止於傳有之十七年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於扈平宋也實無賂晉之事何當虛指其事謂皆取賂杜說非也劉光伯謂此傳上文宋及晉平取宋賂為魯討齊取齊賂是傳言皆者皆齊宋也蓋得之矣

鄭伯蘭卒宣三年

注再與文同盟

疏蘭以僖三十三年卽位文二年盟於垂隴七年於扈十四年於新城魯鄭俱在當言三同盟而云再者以扈之盟經文不序諸侯故不數劉炫以此規之
按七年於扈春秋經曰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與別處敘盟迥別宜杜不數謂再與文同盟不云三同盟也再盟者文二年盟垂隴文十四年盟新城是扈地初見莊二十三年杜注鄭地
以盈其貫宣六年

注貫猶習也

疏劉炫云案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惡云商罪貫盈言

紂之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爲習也

按說文母部云貫錢貝之貫一切經音義卷十引蒼頡云貫穿也以繩穿物曰貫易剝貫魚釋文貫穿也論語衛靈公予一以貫之皇疏貫猶穿也書泰誓商罪貫盈二孔傳疏與劉炫同杜以貫爲習經傳亦多有之如左襄三十一年射御貫昭二十六年貫瀆鬼神國語魯語晝而講貫之類但貫連盈言自屬物在繩索之貫爲得所謂惡貫滿盈也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宣八年

注舒蓼二國名

疏正義曰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案釋

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劉炫以杜為一國而規之

按楚有羣舒亦稱衆舒世本云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以其非一故稱羣與衆文十二年羣舒叛楚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杜注羣舒之屬宣八年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二十五年滅舒鳩杜注皆不能實指其地惟羣舒下云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約畧四國所居在此兩城之間今江南廬州舒城縣為古舒城廬江縣為古龍舒城是當在此二縣之境又按舒庸舒鳩皆冠以舒明此舒蓼亦是其類

是舒蓼為一國名可不必言劉炫泥定二國傳寫之誤以規杜過非也又按文五年傳楚子燮滅蓼不冠以舒者別自是蓼國杜據臧文仲之言謂蓼與六皆皋陶之後亦如文十六年滅庸與舒庸無與也孔氏併合文五年所滅之蓼與此舒蓼為一則又誤矣

衛侯鄭卒 宣九年

注三與文同盟

疏鄭父燬以僖二十五年卒鄭代立其年盟於洮二十六年於向二十八年於踐土文七年於扈十四年於新城唯二與文同盟云三者以二三字體相近轉寫之誤耳若其不然杜無容不委劉炫以此規杜

按僖二十六年盟向乃衛甯速不與衛侯盟也文七年盟扈經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諸侯不序未見衛侯之必與同盟也且宣三年鄭伯蘭卒杜以扈之盟經文不序諸侯同盟不數改三與文同盟爲再如此則此衛侯鄭卒必據與文同盟直是一同盟匪特三字誤二字亦誤也

劉炫規杜持平卷二終

劉炫規杜持平卷三

餘姚邵瑛學

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

宣十年

注玉帛之使謂聘

疏劉炫以爲玉帛之使謂國家有友好之國皆告非指奔者之一身

按如杜意如昭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曹會會來聘魯是嘗有玉帛之使來告故書也如劉意則玉帛之使但謂告命相通不必言聘如蔡與魯未嘗交聘而書其大夫出奔可見玉帛書舜典所謂五玉三帛帛所以薦玉故交聘之事往往玉帛聯言

先穀佐之 宣十二年

注彘季代林父 宣十二年 彘季 宣十二年 彘季 宣十二年

疏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何以知是彘季以穀非彘季

以規杜 按彘季彘子當是兩人與先穀同名者乃彘子亦稱原

穀宣十二年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

邱杜注原穀先穀是也與士魴同名者乃彘季成十八

年春秋經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傳今彘季亦佐下軍杜

注彘季士魴亦稱彘恭子晉語七云使智武子彘恭子

如周迎悼公韋注彘恭子士魴也食邑於彘是也此先

穀佐之當即彘子而杜注以為彘季彘季恐彘子之誤

傳文皆稱彘子惟此注稱彘季足徵其誤也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 宣十二年

注賜老則不計勞 疏劉炫云老者當有恩惠之賜非勞役之限但恩惠則

賞賜之以文連賞不失勞之下故杜云賜老則不計勞

劉炫以不計勞之文而規杜氏 按內姓選於親下六句兩句成聯每句立義老有加惠

是謂年老者有加增恩惠賈山所謂九十者一子不事

八十者二筭不事又禮所謂執醬執爵祝餽祝鯁也而

杜氏以為賜老則不計勞似以文連賞不失勞之下故

為此解光伯之規過蓋亦此意

其

為

此

解

光

伯

之

規

過

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宣

十三年宣

注其三三篇其六六篇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

同蓋楚樂歌之次第

疏劉炫以為其三其六者是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

六引綏萬邦

按孔子未刪定以前詩篇次多亂即如左襄二十九年

季札觀樂歌齊之後宜魏而歌豳歌豳之後宜小雅而

歌秦歌秦之後宜陳而歌魏又如六月序由庚在南有

嘉魚前崇邱在南山有臺前今由庚崇邱由儀三篇並

在南山有臺之下蓼蕭之上亦緣篇次錯亂耳茲其三

曰鋪時繹思其六曰綏萬邦全與今詩頌篇次無涉杜

注謂蓋楚樂歌之次第言楚之樂人歌周頌者賚第三

桓第六劉炫以為其三其六者是楚子第三引鋪時繹

思第六引綏萬邦其實乃其時詩篇次多亂三六之數

實楚子之所目見也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宣十二年

注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

疏劉炫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橫取下文

京觀為無忘其章明武功以規杜過

按詳玩上下文義光伯解義自確孔穎達疏述杜義謂

文承武王克商作頌之後文連四篇詩義故以為著之

篇章使子孫不忘上四篇之詩實不如劉炫所云能有
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承上開下為得神解也
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宣十四年

注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之志章明也
疏劉炫以傳文無衛侯之女為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
復以室家還其子謂達既被誅家當沒入官復以孔達
財物家室還其子

按孔達亦稱莊叔自左傳外禮記祭統鼎銘嘗詳言之
其有功成公無媿贅說絕不見為成公壻之女傳謂衛
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杜注以有平國之功故以女妻
之據傳直孔氏再世為公壻而鼎銘鋪張揚厲無一字

言及傳注之言恐未可信也光伯謂傳文無衛侯之女
為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
蓋得之國語楚語變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韋昭注
室家資也是也

於是有庭實旅百宣十四年

注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

疏劉炫以杜注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諸
侯朝王陳贄帛之象則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
主人也

按庭實旅百國語晉語韋昭注庭實庭中之陳也百舉
成數也左襄二十二年杜注旅陳也百言物備又呂氏

春秋慎大覽權勳篇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高誘注爲庭實爲虞庭中之實此正左傳所謂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者又儀禮聘禮庭實設鄭注庭實乘馬又庭實設馬乘鄭注乘四馬也又庭實從之庭實也此杜注謂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答賓者攷聘禮賓禮畢後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有司入陳鼎豆簋鉶醢醢百糝米百筥黍稷稻粱皆設於中庭上介饗餼三牢士介四皆餼太牢其禮視卿爲差皆主人答賓之禮也但傳論小國之免於大國而言朝聘自當以賓爲重杜所云云不過言主人亦有此禮耳非

正解庭實旅百也故光伯謂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主人也

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

宣十四年

注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其則來報亦備

疏劉炫云案此勸君行聘維當論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禮而言此也君之威儀無時可舍豈待朝聘賓至乃始審威儀正顏色無賓客則驕容儀容儀非報賓之物何言報禮備又獻其治國劉炫云傳稱朝以正班爵之儀率長幼之序則不名獻功成二年主

禮鞞伯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侯伯克敵祇合使大夫告王征伐之功何故親朝獻牧伯禮小朝太小國不合專征復有何功可獻以規杜氏

按據魯而言朝如僖二十八年公朝於王所主申公朝於王所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此其正也其次則如公如齊自僖十年春王正月至昭二十七年冬凡十次又公如晉自文三年冬至定三年春王正月凡二十一次又其次則如楚襄二十八年十有一月昭七年三月凡兩次雖未見獻其治國與征伐之功皆爲牧伯而朝也然車服文章貨賂幣帛無一非其土地之所出未嘗不可見其治國之功至征伐之功則魯固小國如襄十

九年傳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臧武仲以爲非禮且曰計功則借人也言借晉力也則魯實無征伐之功可獻也故莊三十一年六月獻戎捷乃齊桓耳僖二十一年使宜申來獻捷乃楚成耳非小國之所敢與也茲劉光伯論獻捷亦祇據成二年晉敗齊師晉侯使鞞朔獻齊捷於周謂侯伯克敵祇合使大夫告王征伐之功何故親朝獻牧伯又曰禮小朝太小國不合專征復有何功可獻以規杜過也

山藪藏疾

宣十五年

注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

疏劉炫以爲澤旁之藪以規杜氏

按藪從來注疏家無不帶澤言之書武成孔傳云藪澤也爾雅釋地李注云藪澤之別名也然藪澤雖同而微異大抵有水謂之澤無水則爲藪故漢書五行志不崇藪師古注藪謂澤之無水者國語周語不崇藪韋昭注澤無水曰藪是水鍾處爲澤而其旁無水者爲藪大小不同而名目則一劉炫謂澤旁之藪此確不可易之言而傳連山言之曰山藪自是對舉之言言山有草木藪亦有草木毒螫之蟲所在多有故曰山藪藏疾劉炫之意亦是如此而杜以爲山之有林藪孔穎達因之謂此藪近山似於情理殊不合也

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成

二年

注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迸入狄卒

疏劉炫以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丑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帥敗而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於狄卒

按經義雜記云三入三出當從劉光伯說齊侯本在陳與晉戰因敗而下如華泉取飲以免此一入齊軍也既免後卽出齊軍至晉求丑父此一出齊軍也丑父不可得而仍入於齊方入而又出求之此二入二出也丑父終不可得故三入齊軍然必欲求免之因三出齊軍而

忽誤入於狄卒遂不得復入矣劉氏三入三出一主齊軍言之既於傳文為順而出入之數又合若杜以為三入晉軍則第三次入晉軍即入於狄卒不得復出止有二出矣若謂入於狄卒之前已有三出則當有四入矣孔氏不知杜注之失反誤解劉說為二入三出因為杜注作疏故也又據劉光伯說則下傳本作齊帥以帥退言齊之帥以衆兵退也杜改作齊帥以帥退則權不在元帥而在士卒矣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維命是聽 成二年

注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

疏劉炫以為齊人請戰言敝邑脫或有幸戰勝亦云從

也虛稱未然之事乖違文勢上下苟異杜氏而規其過按上文言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下敝邑之幸云云言即幸而勝亦從晉命都是虛稱未然之事跌宕文勢大得杜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竟是說到未敗之前轉脫卻收合餘燼背城借一一層杜於文法往往如此此等皆杜違而劉得也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 成二年

注已嘗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

疏劉炫以為既言先路則是晉君之賜杜云受王先路之賜非其義也

按襄二十六年傳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杜注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大致與此同然皆杜言非傳文也其見於傳文者宣十六年傳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襄十九年傳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葬禮襄二十四年傳穆叔如周聘且賀城郊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又昭四年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此皆受王先路之賜見於傳文之源委也又此成二年鞏朔獻齊捷傳云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

來未有職司於王室是言鞏朔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然則當時列國之卿雖擅自廢置尚猶稟於王室假其爵命也此三帥受王先路之賜不可攷然理自有之改而易新據杜洩之言亦無不可也光伯以爲旣言先路則是晉君之賜未達其愴

用蜃炭

成二年

注燒蛤爲炭以瘞壙

疏劉炫以爲用蜃炭者用蜃復用炭

按周禮秋官赤友氏以蜃炭攻之鄭注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坩之地官掌蜃掌斂蜃物以共闡壙之蜃鄭注闡猶塞也將井桴先塞下以蜃御溼也賈疏引士喪禮筮

宅還井椁於殯門之外注云既哭之則往施之窆中是未葬前井椁材乃往施之壙中則未施椁前已施蜃炭於椁下以擬禦溼也是蜃炭二字古書多聯文以除牆屋狸蟲亦以瘞壙禦溼而劉光伯以爲用蜃復用炭蜃炭二事以之規杜疏矣

何臣之爲成二年

注若言何用爲臣

疏劉君還以爲不成臣與杜義無別而規杜氏

何臣之爲猶言要臣何用杜言何用爲臣大意亦如此劉君以爲不成臣卽上文所云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者也大致同而異孔疏必謂與杜義無別而關

劉氏亦未免爲杜作疏之過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討赤狄之餘焉

成三年

注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虜咎如故討之

疏劉炫以爲虜咎如之國卽是赤狄之餘

按赤狄始見宣三年赤狄侵齊自後四年赤狄侵齊六

年赤狄伐晉七年赤狄侵晉十一年晉侯會狄於欒

杜注欒音狄地傳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

之役遂服於晉杜注赤狄潞氏最强故服役衆狄十三

年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

氏以潞子嬰兒歸杜注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

子爵也。傳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滅潞。杜注：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畱吁、鐸辰。杜注：甲氏，畱吁，赤狄別種。鐸辰，畱吁之屬。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麇咎如始見於僖二十三年。傳曰：狄人伐麇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杜注：麇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又成十三年，杜注：季隗，麇咎如赤狄之女也。此云伐麇咎如討赤狄之餘者，宣十六年，甲氏、畱吁、鐸辰等赤狄種類已盡，惟麇咎如猶在，故復討其餘。劉光伯以爲麇咎如之國卽是赤狄之餘，是也。杜以爲餘民散入其國，豈其然乎？

立武宮 成六年

注：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

疏：劉炫以爲直立武公之宮，不築武軍。

按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酉立。考公卒，弟熙立。是謂煬公。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厲公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獻公卒，子眞公濞立。眞公卒，弟敖立。是爲武公。想武公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王師有功，諡之曰武。至成公時，與齊戰，鞏於廟，受命出師。如季孫行父等必有私禱而祈請者，功成則爲之立宮，亦理之所必有也。至武軍其事固不見經傳，惟於宣十二年楚潘黨

有其言而不行而杜以武軍武功其事相類竟似魯立武宮必築武軍者其說誕矣宜光伯以爲直立武公之宮不築武軍規之也

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成十年

注育鬲也心下爲膏

疏劉炫以爲釋首者爲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爲膏當爲鬲改易傳文而規杜氏

按鬲與隔同爾雅釋水有鬲津以水多阨狹得名素問至真要大論鬲咽不通王冰注鬲咽謂食飲入而復出荀子大畧篇鬲如也楊倞注鬲謂隔絕於上皆是也此育杜訓爲鬲亦此意鍼灸書嘗言心之下爲鬲心鬲之

之中央爲督六書故人部云人身督脈當身之中毋微上下故衣縫當背之中達上下者亦謂之督督中也謂中心鬲之間而立所以督率兩旁也兩旁或卽指膏育也故奇經有督脈爲陽脈都綱之論攷工記匠人注謂分其督旁之修亦謂督率兩旁也是心下爲膏實不如心下爲鬲之爲確故光伯謂膏當爲鬲孔疏遂謂改易傳文而規杜氏不知非改易傳文乃改易注文杜注原云育鬲也心下爲鬲膏乃誤字後人錯會上句解育下句解膏遂致脂膏不分連心之脂亦可稱膏致光伯之駁其實杜祇解育字經典釋文引說文云育心下鬲上也雖與今本說文心上鬲下異然卻與劉駁杜注意合

則元朗所見說文爲不誤也

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成十三年

注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遙致此意

疏劉炫以爲誣秦

按此僖三十年秦晉圍鄭事時並無諸侯疾秦而欲幻出下我有大造於西不得不如此憑虛結撰光伯以爲誣秦洵屬誣也杜謂蓋諸侯遙致此意過信呂相虛虛實實之言矣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成十三年

注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人稱君誤也疏劉炫以爲臣之出使自稱已君皆曰寡君今呂相雖

奉君兼有已語稱寡君正是其理

按篇中或稱寡君或稱寡人此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及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寡君不敢顧昏姻是稱寡君也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矜哀寡人則寡人之願也寡人不佞是稱寡人也攷禮記坊記自稱其君曰寡君曲禮下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此寡君寡人一定之分別也此呂相代宣厲公之命絕秦若竟作厲公自言自應稱寡人若畢竟是呂相代宣則稱寡君於體裁極得文十七年孔疏云臣與他國之人言稱已君爲寡君昭十九年子產對晉人云寡君之二三臣札嗟天昏是其事也杜氏謂宜言寡人稱君誤甚非光伯規之是也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成十六年

注二族強故在公左右云欒范以其族夾公行疏劉炫云族者屬也屬謂中軍以中軍夾公耳非為宗族之兵

按上云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國語晉語云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韋昭注上下中軍之上下也是欒范實將中軍以其族中軍之屬也楚語云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注唐固云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杜云二族強故在公左右似以族為欒范宗族故韋昭以此申之而劉炫亦以此規之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成十六年

注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

疏劉炫以為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答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肇云不有寧也以傷為寧此與魏肇相似

按古人語往往以不寧作寧字用猶毛詩生民上帝不寧傳不寧寧也文文王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云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皆此例也然則此云敢告不寧直告其身無不寧耳若如杜注君辱賜命不敢自安所對非所問與無乃傷乎之間不相應光伯之規是也

邾子貜且卒成十七年

邾子貜且卒成十七年

注五同盟

疏正義曰獲且以文十四年即位宣十七年盟於斷道成二年於蜀五年於蟲牢七年於馬陵九年於蒲十五
年於戚此年於柯陵凡七同盟而云五者沈以杜數同
盟之例但有君盟者不數大夫之盟此二年盟蜀十七
年盟柯陵皆邾之大夫故不數之劉炫并數二盟而規
其過

按沈文阿以杜數同盟之例但有君盟者不數大夫之
盟如斷道蟲牢馬陵誠是矣至於戚經稱邾人傳亦不
見邾君於蒲經與傳并不見有邾人直杜氏之誤也盟
蜀盟柯陵則杜本謂皆邾之大夫不數姑無論矣說者

謂大夫稱人二盟皆邾人或邾大夫也

士燮卒 成十七年

注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

疏劉炫以為士燮及昭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

按范士燮與叔孫昭子事絕相類故劉孔竝引證之彼

杜注云因祈而言殺與此因禱自裁意亦同光伯以為

二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不知自殺亦應禱祝一番

禮坊記云死民之卒事也易繫辭韓康伯注云死生者

終始之數也從容盡義而可造次乎孔仲達謂未聞死

可祈不知禱而自盡亦君子所為申命行事何為而不

可光伯謂適與死會語涉虛元非也

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
三拜 襄四年

注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
繁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
三夏曲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絲小
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疏劉炫云杜爲此解頗允三夏之名而分字配篇不甚
愜當何則文王之三卽文王是其一大明絲是其二鹿
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
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繁遏渠是其二安得復以繁
爲肆夏之別名也若繁卽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雖恥

習前蹤亦未踰先哲

按杜說本韋昭國語魯語云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
子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金奏以金奏樂也肆夏一名
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與杜說正同
孔穎達又曰三夏各有別名周禮謂之肆昭納魯語謂
之繁遏渠劉光伯亦以爲杜解頗允惟三夏之名分字
配篇不甚愜當其意以文王之三鹿鳴之三旣如此云
云則肆夏之三亦當是肆夏是其一繁遏渠是其二安
得復以繁爲肆夏之別名也其說亦似有理當存以俟
攷

使西鉏吾庀府守 襄九年

刑之見世詩平 卷三

注府六官之典
疏劉炫以為府守謂府庫守藏

按府自漢魏以來注家多以為寶藏貨物之處惟周禮
宰夫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故此府守杜注以為六官
之典孔疏遂謂百司府藏已屬左右二師上華閱討右
官官庀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則是府庫之物二師總
令羣官所主然上討左討右疑非府庫恐即如哀三年
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而南宮敬叔出御書子服景
伯出禮書皆以典籍為重緩急先後其理一也此府守
政是府庫守藏彼文亦云府庫慎守此中間云命校正
出馬工正出車彼中間云校人乘馬中車脂轄事理一

同則此府守為府庫而非典籍可無疑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 襄十一年

注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疏劉炫以為序莒上者直是先至非為先莒

按齊世子光自襄十年以前盟雞澤會戚救陳盟戲會
桓皆序邾子小邾子之下惟至十年伐鄭序滕薛杞小
邾子之上而傳稱光先至於師十一年兩伐鄭更序莒
邾之上傳亦云齊太子光先至於鄭杜氏皆云為盟主
所尊故進之蓋晉悼圖霸之盛齊為大國光復先至心
善其共而莒邾滕薛等國弱而卑故不論周禮舊制而

進之也。劉炫以爲序莒上者直是先至，非爲先莒。其實先至者卽是先莒而至，何必更云非爲先莒哉。以此規杜殊屬多事。

公至自會 襄十一年

注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

疏劉炫云杜釋例自言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是時史異辭何爲此注而云不果侵伐

按穀梁傳云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春秋經筮曰亳城之盟至自伐而蕭魚之役至自會亦足以知其以會爲功而不以伐爲功也。則諸侯之師蓋陳而不伐歟。觀乎此益見悼公之功不戰不盟而服鄭也。

故杜注云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何休注亦云中國以鄭故五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其意一也。劉光伯以爲史異辭以注不果侵伐爲非未免好與杜異。

吳子乘卒 襄十二年

注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

疏劉炫云杜於五年注以爲公及其盟還而不以盟告廟也。今注云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何爲兩注自相矛盾。

按襄五年傳盟於戚經書公會某某於戚故杜注云公及其會而不書盟蓋不以盟告廟此吳子乘卒杜云公

不與盟而赴以名自據春秋經而言劉必以為兩注自相矛盾亦其性之好掊擊也

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於路 襄十四年

注逸書適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也

疏劉炫以為杜不見古文以適人為宣令之官徇路求諫而規杜氏

按杜以適人為行人之官而劉以適人為宣令之官蓋周禮實無適人之官惟小宰職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是宣令之事而孟春乃布令憲禁之時與周官正月始和同義故書允

征孔傳以適人為宣令之官而光伯實用其義其易求歌謠之言為求諫者以引夏書上恰是百工獻藝下云工執藝事以諫又云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非求諫而何工執藝事以諫者如匠慶因宮室之事伶州鳩因鐘律之事醫和因療疾之事諫及國政是也

邾子輕卒 襄十七年

注宣公也四同盟

疏輕以成十八年即位其年盟於虛朶襄三年於雞澤五年於戚九年於戲十一年於亳城北十六年於淝梁皆魯邾俱在凡六同盟沈氏云去虛朶之盟又不數淝梁故為四劉炫以為杜氏誤

按成十七年邾子貜且卒十八年八月邾子來朝明即
位而來朝也是年十二月同盟於虛朶然主會者係仲
孫蔑非公也襄十六年二月公會晉侯等於溴梁然下
書云戊寅大夫盟則盟者乃大夫諸侯不得與也故虛
朶梁不數杜沈亦有見也

劉炫規杜持平卷三終



